

吃的后现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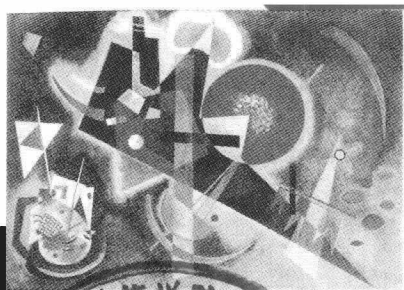
与

后现代的吃

曾艳兵 / 著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吃的后现代



与

后现代的吃  
藏书

曾艳兵 /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吃的后现代与后现代的吃/曾艳兵著.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07.12

ISBN 978-7-5329-2716-6

I.吃… II.曾… III.文学研究-西方国家-文集  
IV. I 1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82285号

- 主管部门** 山东出版集团  
**集团网址** [www.sdpress.com.cn](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)  
**出版发行** 山东文艺出版社  
**电子邮箱** [sdwy@sdpress.com.cn](mailto:sdwy@sdpress.com.cn)  
**地 址**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 
**印 刷** 山东人民印刷厂  
**版 次** 2007年12月第1版  
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 
**规 格** 开本/850×1168毫米 1/32  
印张/11.75 插页/2 千字/259  
**定 价** 20.00元

## 《吃的后现代与后现代的吃》序

张铁夫

近年来,我几乎每年都收到艳兵的一部著作,而今年甚至收到两部。此外,在国内一些重要学术期刊上还经常看到他的论文。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:一是东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,一是卡夫卡研究。应该说,他的研究是做得相当深入的,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十多年前,乐黛云先生在给他的《东方后现代》一书所作的序中,称他为“平时少露锋芒,做学问锲而不舍类型的年轻人”。诚然,自198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,他一直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领域以锲而不舍的精神默默耕耘,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所不同的只是从青年步入了中年。

前不久,艳兵在电话中要我为他的一部学术随笔集写个序言。几天后,他就托他的刚刚通过论文答辩的博士生宋德发君给我带来这部书稿。乍看书名《吃的后现代与后现代的吃》,我颇有些诧异,不免产生了一个疑问:难道这是一部谈吃的书?仔细读过书稿之后,方知自己的第一印象是一种误读。在书稿的七十余篇文章中,除了作为书名的《吃的后现代与后现代的吃》一篇谈吃以外,大部分文章仍然谈的是现代主义文学、后现代主义文学和卡夫卡。而这篇谈吃的文章,其实是一篇读书笔记,谈的也是后现代文化。以篇名作为书名,不仅不是误导,而且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

我们通常所说的随笔或散文,有的侧重抒情,有的长于叙事,有的则以说理取胜。艳兵的随笔主要属于后者。他几乎每篇文章都提出一个问题,而这篇文章也就是对这个问题的

解答。他是把随笔当做学术论文来写的，不少随笔本来就是从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中抽出来的，是其中的精华部分。多年以前，我曾翻译过俄罗斯作家弗·索洛乌欣的随笔集《手掌上的小石子》。他的随笔长短不一，少则几十字，多则上千字。作者最初的意图不过是为写长篇小说储备一些材料，后来有的嵌入了某部作品，有的一组组在刊物上发表。艳兵的随笔也有些类似，只不过索洛乌欣是将随笔嵌入小说，而艳兵是将随笔融入论文。这些随笔思想深邃，充满真知灼见。它们是学术研究的结晶，是一串思想的珍珠。

我们说艳兵的随笔具有很强的学术性，但它们并不像有的学术论文那样佶屈聱牙，索然寡味，而是文采斐然，引人入胜。作者的本意就是将学术研究的精华转化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，窃以为，作者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。只要有一定的中外文学功底，读起来就会感到趣味盎然，受益良多。

末了，我想特别提一提最后一组文章，其中前四篇记述了他在教学中运用“柏拉图式”教学法、“超现实主义”教学法、“实际批评”教学法和进行名作赏析的做法与体会，可谓别开生面。实际上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启发式教学法。我想，每个读者，每个教师读了之后，都会觉得深受启发。

2007年6月19日

# 目录 Contents

序\张铁夫

## 第一编 “我看见了漆黑的光”

“我看见了漆黑的光”\3

写作与时间\10

一个永恒的诱惑\13

“梭之音”与编织仇恨\18

莎士比亚戏剧中的“矛盾修饰法”\20

“游戏”麦克白\28

拜伦的悲哀\34

麦尔维尔的大海情结\37

价值重估:巴尔扎克与左拉\40

拷问“灵魂”的大师\45

“宗教大法官”的启示\48

陀思妥耶夫斯基戒赌\51

走进“炼狱”\54

“无事的”悲剧\57

从《日瓦戈医生》谈开去\60

“瓶子”还是“笼子”\62

意识流:西方·日本·中国\70

意识流:从西方“流”到中国\76

编织“记忆”的巨网,打捞失去的时光\84

- 文学的“心灵现象学”\88  
没有“文体”的文体\92  
布莱希特与“陌生化”\97  
西方的“围城”\100  
《围城》里的艾略特\103

## 第二编 饥饿艺术家与魔术师

- 饥饿艺术家与魔术师\109  
卡夫卡:从西方到中国\113  
孤独的写作与写作的孤独\122  
卡夫卡的寓言世界\125  
卡夫卡与三个女人\128  
卡夫卡与三个朋友\135  
卡夫卡的亲戚们\141  
塞壬们的沉默\146  
重构“通天塔”神话\150  
失去寓意的寓言\159  
《变形记》:这也叫小说?\167  
请你猜谜:《城堡》解读\170  
关于“门”的思考\172  
卡夫卡与基尔凯郭尔\175  
卡夫卡与尼采\179

- 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\186
- 卡夫卡与弗洛伊德 \191
- 卡夫卡的中国情结 \195
- 卡夫卡与中国长城 \201
- 卡夫卡与《聊斋志异》\206
- 卡夫卡与老庄哲学 \210
- 卡夫卡与一首中国诗 \215
- 残雪心中的卡夫卡 \218
- 谁爱上了卡夫卡 \221
- 学术研究的困惑和悲哀 \226

### 第三编 吃的后现代与后现代的吃

- 零度写作和读者参与 \ 235
- 有“客”从远方来，不亦“悲”乎？ \238
- 中国“味”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 \242
- 投射诗 \245
- 自白诗 \249
- 具体诗 \254
- 语言诗 \260
- 一部“神奇”的书 \264
- 谈谈“表征危机”\267
- 女人说男人话 \269



- 罗兰·巴特的“神话”\276  
文字学与解构主义\279  
“知识”何以“考古”?\282  
“符号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\285  
反“俄狄浦斯”\288  
“东方”不是东方\291  
告别“崇高”之后\294  
东方后现代终结\303  
21世纪我们的选择\309  
吃的后现代与后现代的吃\315

#### 第四编 柏拉图式的教学法

- “柏拉图式”的教学法\323  
一堂“名作赏析”课\326  
“超现实主义”的教与学\330  
关于“实际批评”的批评\332  
我的导师张铁夫先生\335

附录 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异化观与马克思  
异化观之比较\343

后记\362

第一编

“我看见了漆黑的光”

第一卷  
“太阳出来了从森林”

## “我看见了漆黑的光”

大凡伟大的作家,即便是在踏入死亡之门的瞬间,也要用生命的最后一次闪光,留赠给人类光辉而睿智的遗言。而这遗言虽然只是片言只语,却是作家伟大一生的最后一个句号。“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”,从这里,我们仿佛可以看到这些作家的音容笑貌、性格爱好以及他们的思考和创造……

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亮些!再亮些!”歌德的一生都在思考,探索,追求,就像他笔下的那位从不满足的浮士德,临死前说了句名言,“时间啊,你真美丽,请你停留一下”。浮士德此时的满足实质上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追求,因为此时年已过百的浮士德是在填海造田的劳动中感到了满足,他误将魔鬼的门徒为其掘墓的声音当成了人民热情劳动的声音。浮士德此时已超越了那些使人丧失本质的东西(如书斋、幻想、魔术等等),学会了正视本质,并从中得到享受。他将个人融于大众之中,将自我融于大自然之中,在这种天人合一、物我两忘的境界中他最后得到了满足。因此,他的满足实质上是一种超越了历史、超越了自我、超越了个人之后的满足。这一切似乎都可以用来注释歌德临终前所说的那句“亮些!再亮些!”的名言。歌德一生向往光亮,他也将自己思想的光亮永远地献给了这个世界。

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生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我看见了漆黑的光。”同样是光,歌德见到的是启蒙主义时代哲人的光,雨果见到的却是浪漫主义时代诗人的光。

这“漆黑的光”，雨果究竟是睁着眼睛看见的，还是闭着眼睛“看见”的，我不得而知。这句话让我琢磨、体味了好几年，有一天我突然领悟到，这其实正是雨果著名的浪漫主义“对照原则”的具体体现，也可以看做是对雨果一生的精彩概括。所谓“对照原则”是雨果于1827年在《克伦威尔·序》中提出来的，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“丑就在美的旁边，畸形靠近着优美，粗俗藏在崇高背后，恶与善并存，黑暗与光明相共”。雨果的所有作品几乎都体现了这种对照原则，譬如《巴黎圣母院》中的加西莫多，外表奇丑，内心却奇美；《悲惨世界》中的米里哀主教是善的化身，警察沙威却是恶的代表。雨果的生活中也充满了强烈的对照：他父亲是拿破仑手下一位颇有作为的军官，他母亲却是一个坚定的波旁王室的拥护者；他漫长的一生中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大喜大悲，他自己长寿，活了八十三岁，他的子女却大都夭折；在恋爱中，他击败了作为情敌的哥哥欧仁，同自己心爱的姑娘安黛尔·傅仙喜结良缘，新婚之夜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而他哥哥却因此而发疯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，不久便死在精神病院里；他十五岁时就受到过法兰西学院的褒奖，二十岁时得到过路易十八赐给的年金，不到四十岁就成了法兰西院士，但他也曾被迫流亡达十九年之久，受尽流离颠沛之苦。雨果在这种强烈的对照中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，并且带着这种感受和信念走进了他的未来世界。

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在临终前喊道：“皮安训(《人间喜剧》中的名医)!……快叫皮安训!……他能救我的命!”这究竟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，抑或是现实主义者的悲哀?巴尔扎克呕心沥血、奋发努力描绘的那个艺术世界，他自己太信以为真了，就像他违背自己的政治偏见，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一样，虽然他的全部同情

都在那个注定要灭亡的阶级一方,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小说中给他们安排更好的命运。这便是恩格斯所说的“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”。他用他的如椽巨笔记录了法国社会的历史,他相信自己就是文学上的拿破仑。巴尔扎克是19世纪巨人形象的杰出代表,精力充沛,志向高远,身体力行,信心十足,他是生活的成功者,相信“有志者,事竟成”,但是,他或许过于自信了,皮安训救不了他,他笔下的任何一个形象也救不了他,他们永远只能活在作者以及读者的心里。巴尔扎克在他创作的盛年,年仅五十一岁时便离开了他并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,他手杖上的那句名言“我摧毁了每一个障碍”永远激励着他奋发向上,不过,生活中的许多障碍他并不能一一摧毁,譬如死亡这一障碍他就未能摧毁,并且也不可能摧毁。相信任何障碍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去摧毁,这本身就是一种障碍,因为它将妨碍我们认识到自身的局限,进而也就成了自身发展的障碍。巴尔扎克的悲哀或许就在于此。

当代作家卡夫卡对现代人的孤独感、陌生感、苦闷感、恐惧感、焦虑感、负罪感、软弱感有着深刻而又卓越的描写。他的一切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同上个世纪的巴尔扎克形成了对照,20世纪普通个人面对社会时软弱无力、身不由己、无可奈何的生存状态都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,于是,巴尔扎克手杖上的那句名言“我摧毁了每一个障碍”顺理成章地被卡夫卡改写为“每一个障碍摧毁了我”。卡夫卡临终前要求医生继续大剂量地给他使用吗啡,他最后对医生说了这样一句话,“杀了我吧,不然,你就是凶手”。正像卡夫卡的一生就是被卡住了的一生一样,卡夫卡的最后遗言使得这位医生左右为难,无所适从。卡夫卡的一生什么都是,又什么都不是:作为犹太人,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;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,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;作为说德语的人,他在捷

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；作为波希米亚人，他也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；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，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；作为资产者的儿子，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；但他也不是公务员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作家；他也不是作家，因为他把精力常常花在家庭方面；但是在自己家里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。卡夫卡一生将写作当做自己唯一的财富，但写作又排斥生活，正因为他没有好好生活过，他便特别害怕死亡，而写作最终又将他逼向死亡。卡夫卡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在于追求事业，而对事业的追求最终又戕害甚至扼杀了艺术家的生命，卡夫卡年仅四十一岁便撒手离开了人世，这是他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决定的，是命中注定的。

我们再来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了些什么。他在弥留之际指着《旧约》说：“你瞧这儿写着‘不要强留’，这就意味着我就要死了。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，他心中充满了叛逆者的各种怀疑。他说：“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我有意无意之间为此苦恼了一辈子的问题——即上帝的存在的问题。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部未完成的杰作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，便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怀疑和焦虑。当一位将军放出自己的猎狗，将一个九岁的孩子当着他母亲的面活活咬死并撕碎时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依凡之口追问，“如果上帝存在，他怎么可以允许这类事情发生呢？这孩子有什么罪？即便是人类的原罪，怎么可以让一位无辜的孩子来承担呢？”但是，如果没有上帝，那不是一切都成了可能的吗？人类由此将面临一个罪孽更为深重的世界。人类因为眼前的罪恶而否定上帝的存在，其结果是只能带来更多更大的罪恶。所以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决不做无神论者，并且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反驳着无神论。他初次犯羊痫风时有点儿像得到天启的样子，因为当时刚刚有

过一场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。他痛苦而热情地反驳那些无神论者：“不，不，我相信上帝。”上帝的存在问题苦恼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辈子，最终也没有得到证明，但正是这种“没有证明”反倒证明了陀氏的伟大；同时也是这种“没有证明”，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是无需证明的，对于上帝，人类所能做的，只有相信、皈依和顺从。这或许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“不要强留”的意思。

托尔斯泰面对上帝，显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更多的虔诚，而更少怀疑。他临终时是这样说的，“我爱真理……非常……爱真理！”这实在可以概括出老托尔斯泰一生的追求和奋斗。托尔斯泰一生都在真诚地寻找真理，童年时代同哥哥尼古拉一起在橡树林寻找“绿棍”，这“绿棍”其实就是真理的化身。1844年他考入喀山大学，上到三年级时他因不满大学里枯燥乏味、远离真理的生活，退学回农庄，进行农事改革。但是，由于农民和地主之间不能相互理解，农事改革宣告失败。为了从根本上扫除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隔膜与仇恨，他便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，开办学校；而一旦着手上课，他又发现“历史乃是在宫廷的监督下由统治阶级编造出来的十足的谎言”。这样，他就自聘教师，自编教材，这很快就引来了沙皇当局的监视和搜查。托尔斯泰不得已远走欧洲，旅行考察，试图在欧洲找到理想的社会模式。1861年他索性解放了他的全部农奴，1862年他埋头于创作，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探索俄国社会的出路。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期，他抛弃了上层社会贵族的“一切传统观念”，转移到宗法制农民的思想立场上来。从此，他告别过去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亲自劳动，节衣缩食。1891年他宣布放弃版税，放弃财产。1910年，八十二岁的老人深夜出走……这一切都因为他是那样地爱真理，真理高于一切。他一生都在探索真理，但他最终对自己所



找到的真理并不怀疑,并且,正因为这种不怀疑,他才能“非常爱真理”。

法国著名作家拉伯雷1553年4月9日在巴黎逝世前曾大声发笑说:“拉幕吧,戏演完了!”显然,他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那种宗教上的矛盾和追求,他有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自信和乐观的精神。文艺复兴是“一个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”,拉伯雷就是这样一个巨人。他博学多才,通晓医学、天文、地理、数学、哲学、神学、音乐、植物学、建筑学、法律、教育学等多种学科,以及希腊文、拉丁文、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,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。拉伯雷的代表作取名《巨人传》,小说中的主人公高康大是从母亲的耳朵里跳出来的,落地便会说话,一天要吃17000匹母牛下的奶……这一形象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“人”“人性”和人的创造力的充分肯定。由于掌握了知识和理性,拉伯雷对人类、对自己都充满了信心;由于没有了上帝的安排和操纵,人生就成了一座广阔的舞台,人们各自扮演着自己选择的角色,并赋予它们意义。当生命即将结束时,“拉幕吧,戏演完了”,这既是对自己无怨无悔的一生的总结,又包含着对神圣权威的某种嘲讽。

法国19世纪伟大的作家左拉在同死神作了最后搏斗后,他朝书架伸出双臂,向它掷去了手中的笔,然后说道:“重新开始!”他带着这种信念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他又恨又爱的世界。左拉死于煤气中毒,这究竟是自杀,是他杀,还是偶然的故事,人们已不得而知。但是,左拉在艺术上独辟蹊径,开创了自然主义流派;在宗教上打击天主教会的反动势力,提倡科学改良;在政治上更是疾恶如仇,伸张正义,他为“德雷福斯冤案”所进行的不懈斗争,使他遭到当局的迫害,不得已流亡英国,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。左拉七岁丧父,生活非常艰